

动漫《福娃》的叙事策略特征分析

■刘利刚 (三峡学院, 重庆 404000)

[摘要] 本文运用影视叙事学研究方法,对动漫《福娃》将不同时空的历史事件和传说投射于线性故事演绎当中的叙事策略进行了重点分析。通过此叙事化分析,一方面,加深对《福娃》的结构化认识;另一方面,深化理解《福娃》“把全世界的青年召唤到奥运赛场上去竞赛,而不是到战场上去厮杀”的立意之本。

[关键词] 动漫;《福娃》;叙事策略特征

全球首部惟一经北京奥组委授权,并以奥运吉祥物为主角的动漫《福娃》自从2007年国庆期间在央视一套首播以来,便创下了3.62%的收视率,而当时动画片的收视率大多在0.5%至1.2%之间。该片如此赢得广大受众的青睐,这与导演采取的叙事策略以及该片所映射出的社会共同关注的热点分不开的,并且叙事策略运用得恰当,可以很好地表现主题思想。

然而,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成功举办周年之际,对这部全球唯一传递奥运精神的动漫片的叙事学分析却鲜见于研究者视野。因此,对动漫《福娃》叙事领域中的叙事主体、人物、事件、情节、时空、节奏、结构等诸多构成叙事策略的基本要素进行系统探究,实为可行之事。

一、动漫《福娃》的剧情概要

动漫《福娃》讲述的是这样一个故事,“福娃”中的贝贝水中寻亲误入时空之门,正巧遇到战神阿瑞斯与姐姐雅典娜对战,雅典娜的盾牌因为出现裂纹,而无法制止阿瑞斯发动战争。世界将会被黑暗统治,人们将要堕入战争的深渊,雅典娜告诉贝贝:如果能找到1894年顾拜旦留在雅典卫城下的一个木盒,就能获得修复盾牌的能量,制止战争的发生。贝贝答应了雅典娜的请求,决定找到这个具有神奇力量的木盒,另外龙之九子貔貅也听到了这个消息,它因为贪吃法术、珠宝而撑坏了胃。它以为这个神奇木盒所拥有的能量不但能治好他的胃病,而且还能提高法术,于是贝贝和貔貅这两个怀有不同目的的精灵开始了时空之旅。他们费尽周折找到龙之六子夔夔,夔夔载着他们沿着百年奥运之中的1972、1980、1984、2000、1936时空站穿行,历经艰险终于战胜了阿瑞斯及手下的小妖卒,通过了最后一个时空站,开启了1900的世纪之门。貔貅通过法术先得了木盒,发现木盒里有着一个镶着宝石的烟斗,便立即吞了下去。可是胃痛难忍,又想着一路关照他的贝贝,于是又将烟斗吐了出来。但是留了烟斗中一部分烟油做了解药,然后将烟斗交给雅典娜。贝贝赶到的时候,貔貅已走了。贝贝于是将得到的空木盒交给了雅典娜,雅典娜发现了木盒底下的文字,那就是最关键的“把全世界的青年召唤到奥运赛场上去竞赛,而不是到战场上去厮杀”。如此这样,盾牌即使有裂纹也无妨,战争就会平息,世界就会和平了。

二、动漫《福娃》的叙事策略特征

成功的叙事策略是绝大多数影像作品取得良好传播效

果的决定因素,动漫《福娃》的叙事策略特征有如下几点。

1 非人称的叙事方式

美国电影理论家爱德华·布拉尼根曾谈到:“评论家在谈论小说和电影时常常使用诸如作者、叙事人、人物和观者之类的术语。一部作品成为研讨对象时,必须对提供作品的人(原作者)、叙述故事情节的人(叙事人)、在虚构世界里生活的人(剧中人)以及倾听、观看并希望故事被叙述的人(观者)有所了解。”^[1] 布拉尼根的话简练而明确地指出了参与整个叙事行为的四个要素:原作者、叙事人、剧中人、观者。在动漫《福娃》中原作者将叙事人隐藏掉,自己藏于故事的背后推动叙事的发展,按叙事的需要随时指挥视点的变化。《福娃》中,虽然没有叙事者存在的明显痕迹,但视点经常在贝贝、貔貅、普噜噜、夔夔之间跳转,同时亦经常以全知者的视点俯览故事的发展,使得整个叙事不拘于呆板、单调而显得层次清晰,富有律动感。

2 虚实结合、东西兼具的人物造型

人物是影视叙事文本的基础和灵魂。悉德·菲尔德把人物定义为观点、态度、个性和行为,这是让人物变得立体化并充满血肉之感的几个方面。人物的内在的观点、态度和性格是形成其外部行为的依据。央视《艺术人生》将“性格原则”作为其选择题标准之一。可见,作为影视叙事文本灵魂的人物是何等的重要。在《福娃》中,贝贝的勇敢和善良、貔貅的好吃懒做、夔夔的睿智、阿瑞斯的凶悍无理、普噜噜的自作聪明等都给观者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为故事情节的发展留下重重的一笔铺垫。除了人物造型上的性格分明、鲜活有力外,《福娃》在选材理念上也值得探究。仔细阅读文本后的体味是:原作者完全站在奥林匹克精神高于一切的理念指导下,融中西方文化于一体,但又不失各自独特的一面。

3 虚实结合的人物演绎真实的历史故事

李幼蒸在他的《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中说:“人类生活由各类事件组成。事件,即有目的的人的心理活动与行为及其结果……记叙的对象可以是真实事件,但也可以是想象事件,后者即为通常所说的‘故事’。”^[3]这段话表明:就“事件”和“故事”比较而言,事件属于原始的范畴,而故事则是通过想象加工而成的讲述形式,是将事件应用某种叙事方式进行“包装”的结果。动漫《福娃》演绎了百年现代奥运会的几个截面,如二战期间举行的柏林奥运会,“黑色闪电”欧文斯与他的劲敌德国运动员卢茨·朗不顾种族界限,结下深厚的情谊;朝鲜被日本占领

期间，朝鲜运动员孙基祯在第11届柏林奥运会代表日本夺得马拉松冠军后，拒绝领奖，直到1986年8月17日，联邦德国奥委会主席维利道默才把迟到了50年的奖杯隆重地交还给他。《福娃》中的这些故事就是历史事件经过虚实结合的叙事手法加工后的艺术再现。

4 通过细节处理，融奥林匹克精神于曲折故事情节之中

“故事只是向我们交代了所发生的事件，情节则使我们认识了它。”^[4]在《福娃》中，我们之所以看到五个可爱的奥运福娃上天入海、穿梭时空、曲折离奇得如诗般故事，自然要在情节的构筑上寻找答案。如，焱质带着福娃贝贝和貔貅穿梭在时空隧道中，寻找焱质被阿瑞斯掠去并放置在时空隧道1972、1980、1984等时空站的如意的各部分的过程，他们每进入这些时空站便是一个喜剧性的“情节点”，一进一出使事件从一种状态顺理成章、水到渠成地进入另一种状态。由这些“情节点”开启的一个个情节，也就是一个完整的、相对独立的叙事环节，即镜头段落。镜头段落不留痕迹的自然过渡，便形成了整个故事的起承转合。情节的安排和设置只是外在的技巧，只能使叙事按照一定的结构方式和既定的时序向前发展，但是真正深层次的蕴涵与意味只有依靠细节的处理才可以实现。在《福娃》中，贝贝为给焱质治疗眼睛，就到处找符合要求的人的眼泪，无意中发现马拉松运动员拉莫特由于经济原因穿着一双破鞋子，贝贝就决定去给拉莫特借双鞋子，可是自己也没钱，得不到鞋子。于是为了得到鞋子，给店主表演中国功夫，“拉莫特没鞋子”“表演中国功夫”等就是细节在这一情节中的展现。在该片中有许多为了完成雅典娜的嘱托克服困难的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细节魅力，也正是这些细节的刻画让观众走进了奥运精神领域。

5 以寻找木盒为经、以奥运举办地发生的事为纬，有节奏地推进故事发展

“故事最终要在时间与空间的共同作用下实现其意义和价值；并且叙事必然要形成节奏，抑或说没有节奏的叙事也根本不成立。”^[5]这说明：时空与节奏同为影视叙事的两大要素。影视作品是时空交织的符合叙事体，节奏既表现在时间的流程中，也表现在空间的运动形态上。节奏无处不在地蕴涵在时空流变之中，使叙事呈现出生命的律动感，使作品鲜活起来。因为“节奏是一种心灵上的需要，它通过一种下意识的活动补充了人的空间感和时间感。”^[6]在《福娃》中，贝贝和貔貅乘着坐骑焱质穿梭于时间隧道，给观众明显的时间感；他们进入每个时空站，带给观众的空间感，也正是这种时间感和空间感与观众心灵产生了共鸣，把观众缝合在故事当中，一同随故事有节奏地发展。

6 环环相扣、完整圆满的戏剧式线性结构

悉德·菲尔德对电影剧本的戏剧性结构的规定：“一系列互为关系的事变、情节或事件按照线性安排最后导致一个喜剧性结局。”^[7]《福娃》在结构故事和展开情节方面明显地以喜剧化为基础，充满了戏剧化的冲突；故事结构完整封闭，故事发展逐次强劲直到结尾。在剧情概述中，可以看到贝贝从接受雅典娜的嘱托到历尽千辛万苦，将木盒交到雅典娜手中。这一整个过程，呈现出的总体结构是线性的，同时也存在着线性的套层结构，找木盒这根主线中嵌套了为了治疗焱质的眼睛而进行的找眼泪的线性过程。

《福娃》的结构基本特征是：以时间的顺序发展为主导，以事件的因果关系为叙述动力，追求情节结构上的环环相扣和完整圆满的故事结局。

7 既有情节性，又富有人情味

《福娃》的主题思想是通过奥运历史故事和福娃贝贝寻找巨大能量木盒的经历来表达奥运精神。如果用两个字来概括这部大型动画片的内涵，那么便是“和平”。整个片子可以说是一次让观众的心灵获得净化和升华的过程：从福娃贝贝带领观众走进奥运精神领域，经观众逐渐感悟奥运精神实质，到最后观众领悟到奥运精神的真谛。该片中，贯穿始终的是充满人情味的片段，如“乔伊娜的微笑”“卡特、巴洛克的超越自我”“熊倪对洛加尼斯的信心”等，正是这些情节片段将故事从一个高潮推向另一个高潮，直至最后达到本片的立意之本：把全世界的年轻人召唤到奥运赛场上去竞赛，而不是到战场上去厮杀。

三、结 语

2008北京奥运会成功落下帷幕至今，国际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譬如：发端于美国的金融风暴席卷全球，退出六方会谈的朝鲜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核心”，伊朗的“非公正”选举使民众高呼于街头，塔利班组织与美军交火于阿富汗等等。这些矛盾冲突存在的主要原因在于人类各异的感知（Perception），难怪乎拉里·A·萨莫瓦尔认为“the external objects were the same yet the response were different（外部世界是相同的，而人们对它们的反映却不同——本文作者译）。”^[8]感知过程是将外部世界内化为经验的过程，也是通过选择、组织等给外部世界赋予意义的过程。但真正能将不同的感知（Perception）统一起来，超越意识形态，融合不同文化，能达到真正共鸣（common response）的是奥林匹克精神，这是《福娃》所要体现的立意所在，也是对动漫《福娃》作叙事学的结构主义分析的另一个重要意图所在。

[参考文献]

- [1] [加]安德烈·戈德罗，[法]费朗索瓦·若斯特，什么是叙事学[M]，刘云周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22
- [2] [美]爱德华·布拉尼根，视点问题[M]，叶周译，世界电影，1991（02）。
- [3] 李幼蒸，当代西方电影美学思想[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51-152
- [4] [苏]弗雷里赫，银幕的剧作[M]，富澜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79：66
- [5] 宋家玲，影视叙事学[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7：205
- [6] [法]莱翁·慕西纳克，论电影节奏[J]，电影艺术译丛，1963（05）。
- [7] [美]悉德·菲尔德，电影剧本写作基础[M]，鲍玉珩，钟大丰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14
- [8] [美]拉里·A·萨莫瓦尔，[美]理查德·E·波特，跨文化交流[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45

[作者简介] 刘利刚（1977—）男，甘肃天水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化与传媒。